

單身女人的高潮權

一個真實的高潮故事。

文鈴今年快三十了，在竹北一家工廠上大夜班，和白天上班的妹妹住同一個房間，等於日夜顛倒，一點也不覺得缺少隱私。

她通常早上睡覺，快到下午三、四點才悠悠醒來，準備上工。

這天下午文鈴在昏睡中做了一個旖旎的春夢，她化身為一個片女演員，激情的和男演員纏扭在汽車後座上，狹窄的空間中充斥著熱切的喘息和忙碌的軀體，文鈴忍不住呻吟起來。劇情愈熱烈，文鈴就愈入戲，床上的被褥也揉成了激情。沈醉於做愛歡娛中的文鈴發出一陣陣難忍的呼喊，為難得的情慾高潮留下了音痕。

窗外突然有人聲，兩個女人的聲音穿透了窗簾和窗戶，帶進一陣模仿的叫床聲，混著吃吃的笑聲。文鈴自夢中驚醒，又昏昏沈沈的擁被睡去。

兩天後，文鈴在巷口遇見了鄰居的太太們。她們一向喜歡東說西說各家長短，單身的文鈴不想成為討論的目標，因此快步走開。太太們交頭接耳的不知說

了什麼，只聽到其中一個太太模仿著叫床的聲音，聽來很耳熟，其他的太太們則瞄著文鈴，笑得不可開交。文鈴立刻明白了，腳下的步履更快。

幾天之內，同樣的交頭接耳也在文鈴的工廠中出現。女人男人都在曖昧的眼神中傳送著文鈴的床戲，男人們臉上還帶著某種神秘的愉悅，女人們則是不屑加上敵意。至於巷內的太太們，她們簡直像是裝置了導航系統，只要看見文鈴進出，就立刻打開高功率的監控設備，並且用新找到的「不要臉」、「丟人現眼」等等詞句伴送文鈴。文鈴簡直成了眾人的眼中釘。

她也開始明白，所謂「單身公害」並不只是那個牙尖嘴利的男作家想出來的名詞而已。它代表了婚姻制度看不順眼那些不用婚姻、但是肯定情慾的女人，因此用這個封號來醜化她們。說穿了，這些講文鈴閒話的男男女女，是否因為自己的性生活不愉悅，所以也不允許她享受自在的身體愉悅？

相信性必須有婚姻做前提，也就是相信愉悅必須先付上婚姻的「代價」。這些男男女女極其不滿，正是因為他們發現文鈴竟然不付代價就享受愉悅了，而且還享受得那麼爽。於是，自在在活著的自足女人成了他們發洩敵意的出口。

想到她這一段日子以來所承受的惡意中傷，文鈴明白了一件事。原來爽與不

爽並不是一件個人的事情，即使是私密如身體情慾，也可以動搖整個社會的運作。而文鈴之所以受到打壓，正是因為她戳破了性和婚姻的必要關聯，她證明了：沒有婚姻或愛情的性也會是美好的。

想到這裡，文鈴一點也不介意自己的高潮歡呼被別人聽見，女人本來就有權利以自己喜歡的方式享受高潮。

她驚訝的是，週遭眾人在他們最狹窄心胸、最壓迫別人的時候，竟然是那麼的義正詞嚴，道貌岸然。她們不但不願意面對自己身體情慾的了無生機，還想踩熄眼前僅存的情慾活力。

這麼說來，她三十歲的單身生命大有價值，她在臥室中的情慾呼喊正是單身女人的高潮人權。